

古詩十九首之研究

光華

季





A 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問題

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問題，疑雲疑雨，迄今已有了幾千年，還是紛紜傳說，莫知誰是誰非？有的說完全是西漢時人做的；有的說有一部分是東漢時人做的……終不得一個顛撲不破的解答。我們看蕭梁所撰諸書，關於古詩作者的討論，可得兩種先後不同的論調——

(一) 置於疑辭：

古詩十九首在文選上，昭明編牠在李陵詩之上。李善曾有註云：「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車上東門』」

又云：「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作，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而在鍾嶸詩品上，亦覺似無可考，他說：

「古詩，其體原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疎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爲總集。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爲驚絕矣！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

由此看來，李善則以失其姓氏，鍾嶸則以人代冥滅，二者似皆以爲不可考，故置於疑辭之列。

(二) 成爲定論：

在昭明鍾嶸，都以爲古詩作者無從肯定，只得闕疑；而在文心雕龍和玉臺新詠上面，又漸由疑似，而進爲定論。文心雕龍明詩篇有云：

「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辭。」

「或稱枚叔」一語，是古詩十九首的作者——枚乘，在當時還是一種傳說；若孤竹一篇，當已肯定是「傅毅之辭」了。徐孝穆之玉臺新詠，則錄雜詩九首：如西北有高樓，東城高且長，行行重行行，涉江採芙蓉，青青河畔草，蘭若生春陽，庭前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明月何皎皎等，都認為是枚乘所作。而冉冉孤生竹一篇，又錄入古詩八首中，並不註明是傅毅之辭。且蘭若生春陽，亦不載於文選，是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在徐孝穆之時，已由傳說而成爲定論了。

以上兩點，都沒有充分的證據，我們亦莫衷一是。在文選李善所註，原是因人而言。若徐孝穆以那九首爲枚乘作，恐亦未必有所據。玉臺新詠是個選本，選多選少，原是隨人所好，沒有一定的標準和精意。考陸機所

擬十四首詩中，已經有了驅車上東門，遊戲宛與洛兩篇，他統名之曰雜擬；是「雜」之一字，已足證實古詩不是一人所作，當然更不是枚乘所作了。即枚乘一生曾作過詩否？或者還成問題。這一層，在詩品上已載有明文——

「自王楊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

所謂枚者，即是枚乘。垂只以辭賦著稱；若「吟詠靡聞」那句話，簡直不認他有什麼詩作。由此我們知道：在齊梁以前，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尚沒有枚乘那一說。文心雕龍有云：「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可知枚乘一說，在當時原是一種疑辭，不過一班人看得古詩如此佳麗，便胡猜着是「競辭藻」的枚乘所作罷了。

蕭統和劉勰，并是同一時代的人，他們都否認枚乘所作那一說。朱竹

垞玉臺新詠序云——

「徐陵少仕於梁，爲昭明諸臣後進。」

則孝穆那時還是一個後進少年，所撰之玉臺新詠，以古詩爲乘所作，或者是據前輩之傳說而定之，亦未可知？

這樣看來，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全由前代傳說，展轉而成爲定論的，有如神話傳說，在當初，還是以誤傳訛，積久便弄假成真了。

陳沈之詩比興箋，亦附和玉臺新詠，以史證詩，認爲枚乘所作，究亦不知何所據而云？并且捕風捉影，強詩就事，那真無謂之極了！

古人詩，我們不能說是全無所託；但一定要這樣謎語相猜，猜來猜去，只是飄蓬無繫，渺不得一些根蒂。詩有的有牠歷史背影的存在，誰都很承認的；若必如陳沈那樣之牽強附會地去求合，則東西兩漢如枚乘那樣

遭遇的人，豈少也哉？說牠是枚乘所作可，說牠是他與枚乘同一遭遇的人所作，又何嘗不可呢？

古今這樣以史證詩的人，真不知千千萬萬，多是靠不住的。詩經楚辭，是古來遺下兩部最好的文學，幾曾被那輩封建制度下的箋註家，弄得烏烟瘴氣，莫名真相了！

古詩十九首，原是逐臣棄妻，朋友闊絕，遊子他鄉，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顯言，或反覆言之，初亦無奇關之思，驚險之句，并非一人一時之作，我們又何能硬說是枚乘所作呢？且將陳沆詩比興箋中之枚乘詩箋附錄如下，以備參證——

古詩十九首，文心雕龍曰：古詩佳麗，或云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傳毅之詞，比采而推，其兩漢之作乎？李善亦以驅車上東門，遊戲宛與洛，

詞兼東都，非盡乘作；然徐陵玉臺新詠錄枚乘古詩止九篇，兩語皆不在其中，則十九首固非一人之詞，惟九章則爲乘作也。本傳兩上吳王之書，其諫顯。九詩多出去吳之日，其諫隱。乃知屈原以前無騷，枚乘以前無五言。若非宗國故君之感，烏能迫其幽情，激其變調，下啓百世，上續四始者乎？自文選濫竽，後人接響，郢書燕說，無病徒呻，不有論世闡幽，曷以誦詞逆志？以爲古之作者，亦將有善於斯也。

又案玉臺新詠，錄此九詩，次第迥異，西北有高樓第一，東城高且長第二，行行重行行第三，涉江采芙蓉第四，青青河畔草第五，蘭若生春陽第六，（蘭若一詩，文選不錄）庭前有奇樹第七，迢迢牽牛星第八，明月何皎皎第九，以史證詩，則玉台次第，大勝文選。攷漢書本傳，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逆也，乘奏書諫，吳王

不納，乘與鄒陽等皆去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卽位，吳王遣兵以誅錯爲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罷兵，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破滅。漢旣平七國，乘緣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爲宏農都尉。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詞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卽位，乘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拜其子臯爲郎。今以詩求之，則西北東城二篇，正上書諫吳時所賦。行行涉江青青三篇，則去吳遊梁之時。蘭若庭前二篇，則在梁聞吳反，復說吳王時。迢迢明月二篇，則吳敗後作也。

1 西北有高樓篇

箋曰：玉臺以此爲首篇，蓋諫吳不聽而思遠舉之詞也。高樓齊雲，阿閣重階，非王居乎？名爲西北，其實東南。杞妻善慟，城隅爲崩。以此感

人，庶幾回聽。乃慷慨餘哀，而聽者終莫我諒也。區區歌苦，竟何益乎？
惟有高飛遠舉而已！古之君子，一諫而不聽則再，再諫而不聽則三，恐積
誠之未至也。三諫而不聽，則以去爭之，冀幸君之一寤也。「閨中既以遠
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焉能忍而與之終古？」

2 東城高且長篇

箋曰：亦憂吳之詩也。高城崔嵬，詎不雄固？乃氣機肅殺，已凜乎不
可終日，盛衰倚伏，旦夕頓殊若此！而我一人迺獨焦勞於其間，如晨風之
憂心般般，蟋蟀之良士瞿瞿，毋乃徒苦而傷局促已乎？曷若蕩志適意，庶
以忘憂；乃弦急柱促，卒成悲吟，若是者何哉？士之託身於國，猶燕之巢
於幕上，未有屋傾而巢不覆者。是以明知大廈非一木所支，而猶思效銜泥
之忱也。乘本吳人，以吳爲父母之國，故知屈平之哀楚，廉頗之忠趙，皆

委身所事，而非以塞責明職爲心者也。

3 行行重行篇

箋曰：此初去吳至梁之詩也。楚辭：「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言君子不以樂易悲，不以新置故也。夫梁園上客，勝友雲從，語其遭逢，詎讓淮甸？乃夫君惻惻，長路悠悠，瞻言故鄉，則感南枝之巢鳥；憤懷蕭艾，則悲白日之浮雲，奈何游子終不顧反哉？我是以維憂用老也！先之曰「會面安可知」，「譬彼舟流，不知所屆」之謂。卒之曰憂能傷人，歲月幾何，不如棄置而加餐焉。「死喪無日，無幾相見」之謂。韓詩外傳註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栖故巢，皆不忘本之意也。」此乘詩所本，宜用韓傳爲解。

4 涉江采芙蓉篇

箋曰：在梁憂吳也。去吳已遠，而云涉江者，「折芳兮遺所思」，放臣寄託之情也。乘本吳人，苟尙在江濱，曷云還望故鄉，長路浩浩乎？吳王之於乘，可謂心不同矣，猶云同心而離居，非風人之忠厚乎？伯奇放流，首髮早白，維憂用老之謂也。

5 青青河畔草篇

箋曰：楚辭：「汨予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阨之木蘭兮，夕擘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然則感盛年之易徂，而傷遇合之不再，固放臣同情也。說文：倡，樂也，謂作技者。何焯曰：昔爲倡家，女閑之總章；晚遇蕩子，則是終身不諧也。案倡女者未嫁之名，以譬己未遇時；蕩子行不歸，則譬仕吳不見用也；難獨守者，行雲有反期，君恩償終還也。

6 蘭若生春陽篇

箋曰：此篇文選不錄，乃吳已反後乘重說吳王復不見納之時也。蘭若生春，涉冬猶感者，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也，苟追昔愛而感情款，敢追怨吾謀之不蚤用，而遂謂臣之壯也，猶不如乎？乃雲路莫通於天末，夜光徒嘆其闕投，將如彼何？誰料我以事外之人，曠懷無憂之士，而積念成憂，積憂遂成狂癡也！夫何以至是哉？而當之者曾不知憂，何哉？此詩陸士衡擬之，而文選不錄，特以音節去取耳。

7 庭中有奇樹篇

箋曰：此亦同上詩之旨，非所貽之不納，乃路遠莫致也。非此物之果貴，聊以明思也。情愈迫而詞彌緩，非風人其孰能之？曰別經時，知去已久也。

8 迢迢牽牛星篇

箋曰：此與青青河畔草，音調雖同，但彼言相閱之遠，此言相去之近，殆吳攻大梁，乘在梁城遺書說吳之時歟？故云「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言徒勞筆舌，無益危亡也。

9 明月何皎皎篇

箋曰：此吳敗後憂傷思歸之詩也。盛文譙於兔園，客行雖樂，弔故國之桑梓，不如旋歸。史言：孝王薨後，乘歸淮陰，斯其志也。西漢藩僚，皆忠節之士，若申公之於楚，鄒陽之於吳，王式之於昌邑，扶顛匡危，同國憂戚，枚叟諸作，其亦三百篇之諫乎？上續風騷，下啟百世；夫寧偶然？

B 古詩十九首所著之時代考

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失名已久。鍾嶸，劉勰，蕭統，徐陵輩，在幾千年前，尙不能肯定爲何人所作；到今日，詩句諸多簡略，載籍亦付闕如，更是無從判斷了。但關於某詩某詩所作的時代，還可差強的從前代各著錄上，或擬作中，或後人曾引用其詩，或將詩中語句有關於某時代之典章文物地理種種，一一參互推求，尙可得一個大約的肯定。

茲爲便利閱者起見，將考得各詩所著之時代，先列一個簡明表於後：

古詩十九首所著之時代表

1 行行重行行
——東漢？

2 青青陵上柏
——桓靈時？

3 迴車駕言邁
——東漢末？

4 明月皎夜光
——董卓入洛後？

5 驅車上東門
——東漢後？

6 去者日以疎
——東漢後？

7 生年不滿百
——建安前？

8 青青河畔草
——東漢後？

9 西北有高樓
——東漢後？

10 冉冉孤生竹
——東漢後？

11 迢迢牽牛星

12 孟冬寒氣至

13 客從遠方來

14 今日良宴會

15 凜凜歲云暮

16 東門高且長

17 庭中有奇樹

18 明月何皎皎

19 涉江采芙蓉

魏晉間？

待考

以下將上表所列各詩，一一加以說明：

1 行行重行篇

篇中「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二句，李善曾註引韓嬰之韓詩外傳，已佚了這幾句。桓寬之鹽鐵論未通篇云：「故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莫不哀其生。」這兩部書，都是西漢人著的，西漢人屬對多不工切的，所以謂馬曰代馬，謂鳥曰飛鳥。若爲後漢人用之，則屬對得工切異常，我們看趙曄之吳越春秋有云：「胡馬依北風而立，越燕望海日而熙；同類相親之意也。」在曹子建集中有朔風詩云：「仰彼朔方，……願騁代馬……思彼蠻方，願隨越鳥。」他們兩個都是後漢人，趙將「代馬」改爲「胡馬」，「飛鳥」改爲「越燕」；曹將「越燕」又改爲「越鳥」，恰合

此詩中所用之「胡馬」，「越鳥」，與西漢人之以代馬而對飛鳥實在是大不相屬了。於此一點，因見兩漢人用字上的工拙，也就可辨別這首詩，是東漢人的作品，不是西漢人的作品了。

詩中「相去日以遠，衣帶日已緩」兩句，和在樂府詩集悲歌篇中的「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兩句語意是很相同的。樂府常有取古詩以入樂的，如陌上桑之錄楚辭山鬼篇是——

今有人，山之阿，被服薜荔帶女蘿。

既含睇，又宜笑，子戀慕予善窈窕。

乘赤豹，從文狸，辛夷車駕結桂旗。

被石蘭，蒂杜衡，析芳拔荃遺所思。

處幽室，終不見，天路險艱獨後來。

表獨立，山之上，雲何容容而在下？

杳冥冥，羌晝晦，東風飄搖神靈雨。

風瑟瑟，木椶椶，思念公子徒以憂！

樂府詩集古辭陌上桑（卷二十八）

青青陵上柏篇

篇中有「遊戲宛與洛」一句，按後漢書梁冀傳云：「宛爲大都，士之淵藪。」又漢書地理志云：「南陽郡有宛縣，洛東都也。」是此詩出於後漢，不待說了。李善在文選古詩十九首目下，註有：「詩云「驅馬上東門」，又云「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是直認爲東都之作了。再看詩中「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六句，復據後漢書董卓傳云：「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

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李善曾引蔡質漢宮典職曰：「南宮北宮，相去七里。」張衡所作之東京賦云：「建象魏之兩觀，」諸說證之，却又可考見此詩完全是出于東京的。又藝苑叢談亦說：「宛洛爲故周都會，但「王侯多第宅」，周世王侯，不言第宅。兩宮雙闕，亦似東京語。」是此詩出于東都，更是無疑了。吾人且將全詩一讀，更可想見當時洛中殷富之象，與詩人憂亂之情，俱可於言外得之也。是此詩可決定牠是作于董卓將入洛陽以前，當在桓靈的時候。

3. 迴車駕言邁篇

篇中有「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二句，曾爲晉阮嗣宗所化用。阮有詠懷詩好幾十首，內有「榮名非己寶，聲名焉足娛？」載在他的本集中。若「邱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并載文選）

都是化用這兩語。看此詩，內多憂亂情緒，想也是作于桓靈之時的。

4 明月皎夜光篇

篇中有「促織鳴東壁」之句，考西漢以前諸字書如爾雅，毛詩傳，方言等，都不見有促織其名。西漢以前諸書，有言蟋蟀，亦有言蜻蛚。若方言：「蜻蛚，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蜚，南楚之間，謂之蛀孫。」鹽鐵論菑篇云：「涼風至，蜻蛚鳴。」是東漢之時，蜻蛚已成爲世俗叫蟋蟀的通稱。到東漢末，纔有蟋蟀其名。蔡邕曾說：「蟋蟀，蟲名，俗謂之精列。」是促織爲趣織或爲起織，都與蟋蟀的聲近相傳，爰取其音，亦兼取其義。若高誘註呂氏春秋季夏記云：「蟋蟋，蜻蛚，爾雅謂之蜚。陰氣應，故居字，鳴以促織。」則其所述，亦只有促織之義，還未見促織其名呢。

春秋考異記：「立秋促織鳴」，春秋說題辭云：「趣織之爲言趣也，

織與事遽，故趣織鳴，女作兼也。」詩緯汜歷樞云：「立秋，促織鳴，女工急促之候也。」以上俱是緯書上所說的。緯書原爲後漢末年的書，當出于鄭康成前後，由此可知促織之名，是起于此時的。而陸士衡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羸，一名精蚘，楚人謂之虻孫，幽州人謂之趣織，里語曰：「趣織鳴，嫵婦驚！」」則更知促織原是幽州一種方言矣。

按在西晉所成的歌詩，所稱蟋蟀，還是稱蜻蛚。吾人嘗讀張景陽的秋夜涼風起篇，有「蜻蛚吟階下」，七哀詩秋風吐商氣篇有「俯聞蜻蛚吟」，傅玄怨歌行又有「蜻蛚吟階下」等句可知了。待到曹晉後，而促織之名，始漸爲世俗所通稱。郭璞爾雅注云：「蟋蟀，蜚，今促織也，亦名蜻蛚。」劉芳詩義云：「蟋蟀，今促織也，一名蜻蛚。」劉芳後魏人（見御覽九百

四十九行）張輯廣雅云：「蚕，促織，虹孫，蜻蛉也。」若是，則此詩又可決定其是作於東漢之末矣。

師友詩傳錄只考證此詩爲漢人之作：

錄云：「明月皎夜光一章，玉衡指孟冬，促織鳴東壁，白露霑野草，秋蟬鳴樹間，元鳥逝安適等語：所序皆秋事，乃漢令也。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也。其爲漢人之作無疑。」

5 驅車上東門篇

本篇開頭兩句「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考河南郡國經有：「東有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見李善注引）是驅車上東門，卽爲洛邑之上東門。若阮嗣宗詠懷詩有：「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朝出上東門，

遙望首陽基」等句，亦可作爲旁證。李善亦曾注此詩爲辭兼東都。（說見

(2) 青青陵上柏篇

張景陽的七哀詩有：「北芒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陶淵明的擬古詩有：「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芒。松柏爲人伐，高墳互低昂。」可知上東門，郭北墓，卽是北邙。觀李善注引郭緣生述征記云：「北芒洛都北芒嶺，靡迤長阜，自滎陽山連嶺修互，暨于東垣」的那幾句，更可證明不錯。

此詩想是作於董卓未入洛陽以前，蓋其中有：「潛寂黃泉下，千載永不寤」兩句，足見那時候的北芒諸陵，尙未爲卓所發掘呢。待看到篇中「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兩句，尤足證此詩是出於東漢之末。因爲服食求神仙之風，在東漢末時纔盛行的。我們一看魏文帝典論論方士卻儉等

事所云：「穎川卻儉能辭穀，餌茯苓，甘陵甘始名善行氣，老而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爲軍吏。初儉至之所，茯苓賈（價同）暴貴數倍。議即安平李章學其辟穀，食茯苓，飲寒水，水寒，中泄利，殆至殞命。後祭始來，衆人無不鴟視，狼顧呼吸，吐納。軍酒弘農董芬爲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愛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奄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此也。」及張華博物志所云：「太祖（即魏武帝）又好養性法，亦解方藥。超引方術之士：廬江左慈，譙郡華陀，甘陵甘始，陽城卻儉，無不無至。又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鳩酒」，因知服食求神仙之風，是在東漢之末，則此詩爲東漢末之作品可知也。

去者日以疎篇

篇中有「出郭門直視，但見邱與墳」，與驅車上東門篇的「遙望郭北墓」，同是詠洛邑之北芒。驅車上東門篇中有「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與此詩之「古墓犂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兩相類推，知其間必經過一番很大的變亂。證以後漢書董卓傳所云：「卓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塚墓，收其珍寶」，更可知此詩所作是出於董卓入洛之後的。但有人疑此詩是曹植所作，詩品說「去者日以疎四十九首……舊疑建安中曹王所製」。然董卓發掘北邙諸陵，其事已爲曹氏所親見。看曹植送應氏的詩云：「步登北邙坂，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牆皆頓僻，荆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覩新少年！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烟。念我平常

居，氣結不能言！」與本詩所詠大致相同，究竟否是曹植所作，再別無可考，是疑爲曹植所作一說，當然亦不能成爲定論。

7 生年不滿百篇

此詩全篇語句，都是集自樂府西門行中的。（附錄在本書第三篇古詩十九首的藝術上的鑒賞中）晉宋樂府神絃歌同生曲有：「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早知人命促，秉燭夜行遊。」若朱彝尊在玉台新詠序中亦曾說此詩乃「裁剪西門行之長短句作五言，移易前後，雜採置十九首中」，則亦可用不着我多費辭了。

惟末句「仙人王子喬」，則有不能已于言者。因王喬的姓名，雖常見於楚辭遠遊惜誓及淮南子齊俗訓秦族訓，然都說「王喬」，并不說「王子喬」。列仙傳有云：「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然傳爲劉向所作，

其書實爲晉代人僞撰，而又不可信。漢書方術王喬傳有「王喬者，何東人也，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或云：「此卽古仙人王子喬也。」」據此，又覺王子喬一說，似出於東漢之後，則此詩卽於此時產生，亦未可知？

8 青青河畔艸篇

篇中有「盈盈樓上女」句，李陵別蘇武詩有「獨有盈觴酒」句，盈之一字，據容齋隨筆云：「盈字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顯陵敢用。東坡云：後人所擬，可信也。」。然我又考漢人吟文，並沒有所謂諱，如七諫：「凌恆山其善陋」，恆，不是文帝的諱嗎？急就章：「鳳爵鴻鵠雁鷺雉」，雉，不是呂后的諱嗎？諸如此例亦多，并不見避。所以李陵詩的「盈觴酒」的盈字，與此詩之「盈盈一水間」的盈盈，都不足取證。

此詩後有「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幾句，後曾爲曹植引用，在植所作之七哀詩中有云：「借問難者誰？言是宕子妻。君行踰十載，賤妾常獨棲。」詩既爲曹植所引用，則此詩作於建安以前，又無可疑問了。

9 西北有高樓篇

篇中「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兩句，北齊羊銜所撰之洛陽伽藍記曾引此語云：「城西冲覺寺，大傅清河王懌捨宅所立也……第宅豐大，踰於高陽。西北有樓，出陵雲台，俯臨朝市，目極京都。古詩所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者也。」考北魏建都是在洛陽，後來又遷於鄴，是爲東魏。至北齊，還是建居於鄴。洛陽爲陪都，與鄴相去極近，說來，原是街之遊宦地，那他所說的，當然比較得實些。

四庫書目提要云：「以高陽王雍之樓，卽古詩所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者，則未免固於說詩。」伽藍記所云：「樓乃清河王懌之宅」，是提要所云：「高陽王雍」，原是錯了的。伽藍記說詩所詠的高樓，就是在洛陽，此說雖不大可靠；然而，我們正可借此認爲是北齊時，還知此詩并非西京之作。伽藍記又說此詩爲古詩云云，那末，又知此詩在北齊時，人皆不以爲是枚乘所作矣。

本詩有「阿閣三重階」，原阿閣在東都已經有了，李善注引尙書中候云：「昔黃帝軒轅，鳳皇巢阿閣」。帝王世紀云：「黃帝時，鳳皇巢於阿閣」。此二書，前者是緯書，是作於後漢的，後者是西晉人皇甫謐所撰，所述却是黃帝之事，盡屬依託，可知阿閣原是當時東都帝王的居住。再看後漢書馬嚴傳所說：「帝親御阿閣，觀其衆，時人榮之」。（附馬援傳後）

更可證明毫無疑義了。若張衡西京賦：「重軒三階」，薛綜注云：「殿前三階也」，是「阿閣三重階」，乃帝王所居之地，可不待問矣。

後漢人看到當時帝王所居的有阿閣，因而，說黃帝時亦有阿閣，由此可知阿閣與西北有高樓，是都在東都的。本詩有「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韓詩外傳所說：「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曹植七哀詩有云：「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嘆有餘哀！」則知此篇與青陵上柏那一篇，都是作於建安以前的。兩篇都是描寫洛中當時宮觀的壯麗，弦歌的娛樂，若不經過一番亂離，何得有此繁盛的景象呢？

10 冉冉孤生竹篇

文心雕龍明詩篇云：「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

辭。」本篇認爲是傅毅所作，要算此書爲先。但詩品又云：「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本無文」，並沒有說及傅毅。班固原與傅毅同時，魏文帝典論文中有云：「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若此詩果爲傅毅所作，則詩品當無棄而不道之理，况鍾嶸乃劉勰的前輩，鍾嶸所不知道的，劉勰又何從而知道呢？後徐孝穆所撰之玉台新詠，却不信劉勰所說，所以將此詩列於古詩中。陸機所擬古詩十四首，亦未曾擬及此詩。惟魏文帝曾擬及此篇，其種瓜篇云：「種瓜東井上，冉冉自踰恒。與君新爲婚，瓜葛相結婚。寄託不肖軀，有如倚大山。兔救無根株，蔓延自登緣。萍蘋託清流，常恐身不全。被蒙丘山惠，賤妾執拳拳。天日照知之，想君亦俱然？」他雖沒有題爲擬詩，其實完全是擬此篇的。因此，我們曉得本篇是作于建安以前的。

11 迢迢牽牛星篇

本篇有「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牽牛織女的名稱，最先是見於詩經小雅大東篇。陸機所擬迢迢牽牛星有云：「怨彼河無梁，悲此年歲暮；跂彼無良緣，睨轉不得渡！」是西晉以前，民間還沒有七夕渡河的傳說，故曰不得語，又曰不得渡。

李充七月七日詩：「河廢尙可越，怨此漢無梁」。晉人以七月七日詠織女自此始。以前都是以這一日爲暴經書及衣裳的日子，或爲神仙下降的日子。傅玄擬天問有云：「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會天河」。王鑒七夕觀織女詩有云：「牽牛悲殊館，織女悼離家，一捻期一宵，此期良可嘉！」傅玄王鑒，原與李充同時，疑七夕牛女相會之說，傳世尙沒有好久，故李充還有「天漢無梁不得相會」的那些話呢。

本篇詩的風態，字句，章法等等，和那篇青青河畔艸篇大相彷彿，或者同是出于建安以前的？若以此詩爲擬作，則陸機所擬十四首，此詩亦在其中，此詩想必是出于魏晉之間也。

12 孟冬寒氣至篇

篇中有「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兩句，考月中有顧菟之說，最初是見於楚辭天文篇：「夜光何德？死而又育；厥利爲何？而顧菟在腹。」這是文人妙想天開之詞。到了西漢之時，又說月中有蟾諸，淮南子精神訓亦說：「日中有跋烏，而月中有蟾蜍」，所謂蟾諸，就是蟾蜍。淮南子又說：「蟾諸蝕月」，說林訓又說：「月照天下，蝕於蟾蜍」，可知在西漢以前，還沒有免與蟾蜍同居月中那一說。

淮南子又說，「月中有嫦娥」，覽冥訓又說：「譬若羿請不死之藥於

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而張衡靈憲亦說：「月者陰神之宗，積而成獸，象兔。其數偶。其後有馮焉者；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諸。」嫦娥本是由常儀轉變而來的，楊慎丹鉛總錄有云：「月中嫦娥，其說始於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占月而誤也。古者義利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也，見於呂氏春秋。後訛爲嫦娥，以儀娥同音耳。」張衡靈憲又將嫦娥和蟾諸，併成一物，於是便成了月中有兔與蟾諸的那一說。

又春秋元命苞云：「月之爲言闕也，而設以蟾蠩與兔者，陰陽雙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五經通義云：「月中有兔與蟾蠩者何？兔陰也，蟾蠩陽也。而與兔並明，陰後於陽也。」二書是東漢末年所出的緯書，則知「月中有兔」與「蟾諸同居」之說，在東漢末年已是盛傳的了。

晉王嘉之拾遺記上說：「以水精爲月，削青瑤爲蟾兔」。蟾諸辨兔，原從此書始。本篇以詹兔稱月，故最早亦不過作于魏晉之間。

13 客從遠方來篇

本詩全篇爲「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倚。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尙爾。

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轉查孟冬寒氣篇有「……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兩相對看，本詩或許是截取這篇「客從遠方來」以下一段擬之？與迢迢牽牛星篇同是擬作。又文選古辭飲馬長城窟行云：「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命烹鯉，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飯，下有長相憶」的這一段，完全是擬孟冬寒氣至的那一篇，因此我們更曉得

孟冬寒氣至是原來的詩了。本詩過後有謝惠連鮑令暉的擬作，則此詩可斷定是作于魏晉之間的。

古詩十九首，本非一人之辭，一時所作。年代久遠，句多殘闕，很難得有切實的考證。以上所考得那十三首，亦不能確指定是某時之作，不過據其與某時史事及其他有關者，比類推求，只可得一個大約的肯定。其餘六首，一時難得有相當的確證；究爲何時所作？還待將來。總之古詩十九首，都是作于東漢以後，決非西漢之作，亦非枚乘所作，是差可相信的。

C 古詩十九首藝術上的鑒賞

鍾嶸云：「十九首辭精義炳，婉而成章，始見作用之功。」又云：「古詩，其體原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非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

——詩品

劉勰云：「又古詩佳麗……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招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

——文心雕龍

沈歸愚云：「古詩十九首……大率逐臣棄妻，朋友闊絕，游子他鄉，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顯言，或反覆言，初無奇闢之思，驚險之句，

而西京古詩，皆在其下，是爲國風之遺。」

——說詩碎語

王世貞云：「古詩談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詞婉旨，遂足竝駕，是千古五言之祖。」

——藝苑卮言

孫月峯云：「三百篇後，便有十九首，宏壯婉細，和平險急，各極其致，而總歸之渾雅，尤爲方員之至！」

——文選注引

前人對於古詩十九首之藝術上的批評甚多，不及枚舉。但都是一個大概的批評，很少有曾一一具體言之。古詩十九首已臻化境，看牠宛轉含蓄，抑揚低徊，其氣意之靈變，段落之無迹，離合之無端，繁複之無縫，兼直非言語筆墨所能形容，誠有得於屈宋之神。我們試取一篇讀之亦爾，取一段讀之亦爾，取一句讀之亦爾，合十九首而全讀之亦爾。這皆由於牠

的內容情感很真摯，想像很豐富，思想很健全，人格很偉大，兼施以藝術上的種種結構，故能言常人所欲言而不能言的，更能表現常人之力所不能的盡處。天下後世，無論何人讀之，聽之，都能喚起他們的欣賞興趣；并能獲得他們的同情，亦隨之而喜怒，而哀樂，而愛憎，而怨恨，……莫知其所以然，亦莫知其所以不然。詩到這步境地，真是空前斷後，永成絕響了！

我且將古詩十九首，具體的一一批評，自慚無多大的鑒賞能力；但因此，亦能具見古詩藝術手腕是如何的高妙！

1 行行重行行篇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相去日已遠，衣帶日以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

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沈德潛古詩源說行行重行行，起是俚語，稱爲極韻！此篇「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以下十二句：皆訴生別之悲苦；末了還說：「努力加餐飯」，於無可奈何之中，強自慰解，這種不怨而怨之情，其怨更深不可了！即唐人所謂「誠怨似無憶」是也。全篇只有「浮雲蔽白日」五字，稍露些兒怨意，然尙渾然無迹；其餘句句都很溫柔，很婉戀，使人不覺其爲怨。篇中「思君令人老」，本詩經小弁「維憂用老」句。嚴滄浪說，玉台以「相去日以遠」而下，別爲一首，這樣，兼把牠分不成詩了。

王世貞對「相去日以遠」兩句，亦有所賞及。藝苑卮言云：

「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緩字妙極！又古歌云：「離家日趨

遠，衣帶日趨緩，「豈古人亦相蹈襲耶？抑偶合也？以字雅，趨字峭，俱大有味！」其對於以與趨字較別的玩味，亦可謂深入三昧矣。

2 青青河畔草篇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

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

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此篇「青青河畔草」接連六句，都是用疊字——如青青，鬱鬱，盈盈，皎皎，娥娥，纖纖等：這種用法，是從三百篇衛風碩人篇，「河水洋洋，北流活活」那一章脫化出來的。滄浪詩話云：「青青河畔草一連六句，皆用疊字，今人必以爲句法重複之甚，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之也，」可知古詩疊字的用法，是別有一種神致所在矣。

我們細看十九首的妙處，妙在能宛轉含蓄；因爲凡詩多以能蘊藉見好。然「昔爲娼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四句，却出乎例外，偏以直率見妙，坦露見奇，這亦可見古詩的妙處。若以他詩爲之，未有不嫌蘊疊。所以詩非極細人不能粗，亦非極雅人不能俗。世人多誣此詩爲淫鄙之尤；我學惟其如此，始能表現其情之真也。

3 今日良宴會篇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

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

無爲守窮賤，軼軻長苦辛！

此篇由「今日良宴會——含意俱未申」七句，正是管絃燈酒，歡娛尙未

了局；忽接上「人生寄一世——軼軻長苦辛」的六句，無限感慨，亦不情，亦不緒，完全是一肚皮子憤世語。讀這六句，切不可認真去看，因為語意深渾，讀之不容易領略。「據要津」，原是一種詭詞；若誤作熱中名利客看待，那此詩的意味，是俗不堪耐了！古人感憤，多是如此。後之人以辭害意，真不知冤屈了多少古人？！糟蹋了多少好詩？！無端接上這六句，看來既不斷，又不續，這就是古詩篇法的妙處；我們也只能於箇中斷續處，求得其妙。

4 西北有高樓篇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

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

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嘆，慷慨有餘哀！

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鳴鶴，奮翅起高飛。

此篇十六句，句句是想像之詞：阿閣之上，忽聽絃歌聲響，憑空摹擬，寫出這段情景，幻甚！「音響一何悲」以下十句，皆描出悲字之神。

「無乃杞梁妻」一句，惘恍疑似，莫名其妙。「清商隨風發——慷慨有餘哀」四句，又於肉竹之外，別成一種妙理。於此，更可見伊古來知音之難。你看歌者吭歌得舌敝唇焦，不勝其苦；而求聽而能知者，則杳如落花流水，傷知音者希，亦即所以傷歌者呢！個中幽怨，俱從其言外得之。此詩後人箋註：多以首四句，是指東都而言；中八句是自嘆才高而知希，有寓仕宦未達之意，這樣一首想像極豐富而有趣的好詩，兼被他們箋破得索然無味，惜哉！

5 明月皎夜光篇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
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元鳥逝安適？
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
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

此篇「明月皎夜光」——元鳥逝安適」八句，描寫秋深月夜的淒涼景致，還未閉幕；忽插來「昔我同門友」——棄我如遺跡」四句，無端發出一番感慨，真是妙極，妙極！又接上兩句「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看來似渺不相關，亦惟其有此，纔見古詩篇法的奇特。這樣不接而接，飄忽空幻，實是妙不可言！仔細看：仍是一意到底，未有一痕間斷。

這首詩，統看前八句，是興；「昔我同門友」四句，是賦；「南箕」兩句是比；末了兩句「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亦是賦，聊補足前此

「昔我同門友」四句的意思。這樣前而又後，反而又覆，總是形容交道之薄。鍾伯敬說：「此詩原分爲三段，非出一人一時一事者，」吾却不敢信以爲然。

6 冉冉孤生竹篇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

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

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

過時而不來，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此篇起四句，是比中用比。「悠悠隔山陂」，顯見夫婦之情，已離絕矣，而猶望之無已，不敢做一聲決絕怨恨語；還「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來，將隨秋草萎！」有一種「花

開須折」的傷感。末結「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較之「孟冬寒氣至」篇，末兩句「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誠察，」一則以厚與人；一則以厚自處；以厚與人者，妙在不忍疑人；以厚自處者，妙在求人無疑；然以高節望男子，尙屬婦人們的拗語；若既抱區區，又恨不見察，更是宛轉無聊，纏綿莫可與人語！這樣，以厚自處，終不能以厚望人，一片苦心苦情，較諸「思公子兮未敢言，心悅君兮君不知」二語，（見楚辭九歌湘夫人篇）更爲篤厚誠摯，非深於夫婦君臣朋友之間，飽嘗人情變態者，亦不能知其妙。

7 迢迢牽牛星篇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織擢素手，札札弄機杼；

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

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詩味有濃而薄淡而厚的。此篇雖只有十句，然反覆沈吟，覺得極有意味。要是這樣言情不盡，其情乃愈見長。後人患在好盡，所以不值得我們久讀。末四句「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癡男怨女，相近而不能達情，只是脈脈凝睇，實覺淒婉可傷！「脈脈」二字，尤爲纖妙之極！誠非筆墨所能註得出，亦非心思所能想得出，更非言語所能說得出矣。

若「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兩句，爲後來詩詞中，曾不知勾出多少生色句，與「思公子兮未敢言」，「忽獨與予兮目成」，「月渺渺而愁予」，皆古今男女相思譜中的絕妙佳話。

8 東城高且長篇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

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

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

馳情整中帶，沈吟聊躑躅。思爲雙飛鳥，銜泥巢君屋！

世人多說此詩原是兩首，後人誤將牠合成一首，所以有古詩十九首爲

一十首云云：這點，前輩也曾有人剖白，但少能具體的暢白其旨。從「東城高且長——何爲自結束」十句一起看起來，這篇辭意已完，紧接着「燕趙多佳人」以下一段，又似畫蛇添足，可不必多此；但仔細一讀，就曉得這一段，是補足以上兩句——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的意思。如不信，可取三百篇中之伐木章證之：伐木章以「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教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六句，補足「民之失德，乾餱以

愆」的意思，同是一樣工夫；若減此一段，便覺此詩不淋漓盡致。古詩之妙，原得力於此欲斷愈連的地方，其脈理斷續，并無痕迹可尋，誠如蘇子由所謂「如千金戰馬，駐坡蔦澗，如履平地」也！

9 生年不滿百篇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

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此篇一首十句，原是輯合樂府西門行之警語配成的，并未別更一字。然我們讀去，只似十九首詩中語，却不似樂府辭中語。在樂府中，我們讀這些句子，每覺語嫌奇崛；而在十九首中，卻覺語極平澹。好像三百

篇中之——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在三百篇中讀之，但見和雅之至，一用之於曹孟德詩中，便見雄爽豪放，筆墨轉移之妙，此詩要算古今最上乘的。

附錄樂府集中之西門行六解——古辭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樂，當待何時？（一解）

夫爲樂，爲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怫鬱，當復待來茲？（二解）

飲醇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愁憂。（三解）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而夜長，何不秉燭遊？（四解）

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

期。（五解）

人壽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貪財愛惜費，但爲後世嗤！（六解）

——右一曲晉樂所奏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逮爲樂，逮爲樂，當及時；何能愁怫鬱，當復待來茲？釀美酒，豕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憂愁。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遊行去去如雲除，弊車羸馬爲自儲。

——右一曲本辭

10 凜凜歲云暮篇

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涼風率且厲，游子寒無衣。
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
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願得常巧笑，携手同車歸。

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闌。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

眇睠以適意，引領遙相睇。徙倚徒感傷，垂涕霑雙扉！

此詩全是一篇夢境：「凜凜歲云暮——獨宿累長夜」的七句，是未入夢境時的前因；到了第八句——「夢想見容輝」，方捲入夢境中做夢；遂有「良人惟古歡——携手同車歸」的四句，描寫魂夢中的兩兩相聚，樂得歡喜一場，最妙是接上這兩句「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闌」，倏忽變態，頓把前境一瞥失却了。

唉！夢裏相逢，猶不免匆遽，則人生離合，有如風絮水萍，亦何往而不匆遽耶？「盼睠以適意，引領遙相睇」二句，匆遽後，還以秋波相送，癡人癡夢，真是癡得無聊已極！情愈迫而景更覺難堪，夢後醒來，四顧渺茫，只剩得滿枕淚痕似濃似淡罷了！

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臨川牡丹亭第拾齣——驚夢

（遠地遊）（旦上）夢回鶯嚀，亂煞年光，遍人立小庭深院。（貼）注盡人烟，拋殘繡線，恁今春關情似去年。

（烏夜啼）（旦）曉來望斷梅關宿妝殘。（貼）你側着宜春髻子恰憑

肘。（旦）剪不斷，理還亂，悶無端。（貼）已分付催花鶯燕借春看

（旦）春香可曾叫人掃除花徑？（貼）分付了。（旦）取鏡臺衣服來。

（貼取鏡臺衣服上）雲髻罷梳還對鏡，羅衣欲換更添香 鏡臺衣服在

此。

（步步嬌）（旦）鼻情絲，吹來閉庭院，搖漾春如線。停半餉，整花鈿，沒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雲偏。（行介）步香闥，怎便把全身現？

(貼) 今日穿插的好!

(醉扶歸)(旦)你道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兒茜，豔晶晶花簪八寶填。可知我一生兒愛好是天然，恰三春好處無人見。不隄防沉魚落雁鳥驚誼，則怕的羞花閉月花愁顫。

(貼)早茶時了，請行。(行介)你看：畫廊金粉半零星，池館蒼苔一片青；踏草怕泥新繡襪，惜花疼煞小金鈴。(旦)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

(皂羅袍)(旦)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怎般景致，我老爹和奶奶再不提起。(合)朝飛暮卷雲霞軒，雨絲風片，烟波畫船錦屏人，忒看的這韻光賤。

(貼)是花都放了，

那牡丹還早。

(好姐姐)(旦)遍青山啼紅了杜鵑，茶蘼外烟絲醉軟。(春春呵！)牡丹雖好，他春歸怎占的先！(貼)成對兒鶯燕呵(合)閑凝盼，生燕語，明如剪，瀝瀝鶯歌溜的圓。

(旦)去罷！(貼)這園子委是觀之不盡也。(旦)提他怎的！(行介)

(煞尾)(旦)觀之不由足他繼，便賞了十二亭台是枉然，倒不如興盡回家閑過遣。

(作到介)(貼)開我西關門，展我東閣床，瓶插映山紫，罍添沉水香。小姐你歇息片時，俺瞧老夫人去也。(下)(旦嘆介)默地遊春轉，小試宜春面，春呵！得和你留留連，春去如何遣？咳！恁般天氣

好困人也！春香那裏？（作左右瞧介）（又低首沉吟介）天呵！春色惱人，信有之乎？嘗觀詩詞樂府，古之女子，因春感情，遇秋成恨，誠不謬矣。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宮之客？昔日韓夫人得遇于郎，張生偶逢崔氏，有題紅記崔徽傳二書，此佳人才子，前以密約偷期，後皆得成秦晉。（長嘆介）吾生于宦族，長在名門，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誠爲虛度青春，光陰如過隙耳！

（淚介）可惜妾身顏色如花，豈料命如一葉乎？！

（山坡羊）（旦）沒亂裏春情難遣，驀地理懷人幽怨，則爲俺生小嬋娟。

揀名門一例一例裏神仙眷，甚良緣，把青春拋的遠？俺的睡情誰見？則索因循腼腆，想幽夢誰邊，和春光暗流轉遷延。這裏情那處言？俺煎潑殘生除問天。

身子困乏了，且自隱几而臥。（睡介夢生介）（生持柳枝上）鶯逢日
煖歌聲滑，人遇風情笑口開；一逕落花隨水入，今朝阮筆到天台。小
生順路兒跟着杜小姐回來，怎生不見？（回看介）呀！小姐，小姐！
（旦作驚起介）（相叫介）（生）小生那一處不尋訪小姐來，却在這
裏。（旦作斜視不語介）（生）却好花園內折取垂柳半枝，姐姐，你
既淹通書史，可作詩以賞此柳枝乎？（旦作驚喜欲言又止介）（背想）
這生素昧平生，何因到此？（生笑介）小姐，咱愛殺你哩！

（山桃紅）（生）則爲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兒閑尋遍，在幽閨自
憐。小姐和你那答兒講話去？（旦作含笑不行生作牽衣介）（旦作問介）
那邊去？（生）轉過這芍藥欄前。緊靠着湖山石邊。（旦介）秀才去怎的？
（生低介）和你把領扣鬆，衣帶寬，袖稍兒攪着牙兒苦，也則待你忍耐溫

存一餽眠。(旦作羞生前抱旦推介)(合)是那處曾相見，相看儼然，豈難道這好處相逢無一言。

(生強抱旦下)(末扮花神束髮冠紅衣插花上)催花御史惜花天，檢點春工又一年；靡客傷心紅雨下，勾人縣夢綵雲邊。吾乃掌管南安府後花園花神是也。因杜知府小姐麗娘與柳夢梅秀才後日有姻緣之分，杜小姐遊春感傷，致使柳秀才入夢，咱花神專掌惜玉憐香，竟來保護他，

要他雲雨十分歡喜也。

(鮑老催)(末)單則是混陽丞變，看他似蟲兒般蠢動，把風情煽，一般兒嬌凝翠綻魂兒顫，這是惹上緣，想內成因中見。(呀)淫邪展污了花臺殿。「咱待拈片落花兒驚醒他(向鬼門丟花介)」他夢酣春透了怎留連。

拈花閃碎的紅如片。

秀才纔到的半夢兒，夢畢之時，好送杜小姐仍歸香閣，吾神去也。

(下)

(山桃紅)(生旦携手上)這一霎天，留人便草藉花眠，小姐可好？(旦低頭介)(生)則把雲環點，紅鬆翠偏，小姐休忘了呵！見了你，緊相偎，慢躡連，恨不得肉兒般團成片，也逗的個日下胭脂雨上鮮。

(旦)秀才你可去呵。(合前)(生)姐姐，你身子乏了，將息將息。

(送旦依前作睡介)(輕拍旦介)姐姐，俺去了。(作回顧介)姐姐，你可十分將息。(生下)(旦作驚醒低叫介)秀才秀才，你去了也！

(又作癡睡介)(老旦上)夫婿坐黃堂，嬌娃立繡窗，怪他裙釵上，花鳥繡雙雙。孩兒！孩兒！你爲甚磕睡在此？(旦作醒叫秀才介)咳

也！（老旦）孩兒怎的來？（旦作驚起介）奶奶到此。（老旦）我兒何不做些針指或觀頑書史，舒展情懷，因何晝寢於此？（旦）孩兒適花園中閑玩，忽值春喧惱人，故此回房無可消遣，不覺困倦少息，有失迎接，望母親恕兒之罪。（老旦）孩兒這後花園中冷靜，少去閑行。

（旦）領母親嚴命。（老旦）孩兒學堂看書去？（旦）先生不在，只自消停。（老旦嘆介）女孩兒長成，自有許多情態，且自由他，正是宛轉隨兒女，辛勤做老娘。（下）（旦長嘆介看老旦下介）哎也！天那！今日杜麗娘有些僥倖也，偶到後花園中，百花開遍，觀景傷情沒興而同，晝眠香閣，忽見一生年可弱冠，豐姿俊妍，於園中折得柳條一枝，笑對奴家說，姐姐，既淹通書史，何不將柳枝題賞一篇，那時待要應他一聲，心中自忖素昧平生，不知姓名，何得輕與交言？正如

此想間，只見那生向前說了幾句傷心話兒，將奴摟抱去牡丹亭畔，芍藥闌邊，共成雲雨之歡，兩情和合，真個是千般愛惜，萬種溫存！歡畢之時，又送我睡眠，幾聲將息，正待自送那生出門，忽值母親來到，喚醒將來，我一身冷汗，乃是南柯一夢，忙身忝禮母親，又被母親絮了許多閑話，奴家口雖無言答應，心內思夢中之事，何曾放懷，行坐不寧，自覺如有所失，娘呵！你教我學堂看書，知他看那一種書消悶也。（作掩淚介）

（綿搭絮）（旦）雨香雲片，纔到夢兒邊；無奈高堂喚醒，紗窗睡不便。潑新鮮，冷汗粘煎，閃的俺心悠轉步，意軟鬢偏！不爭多，費盡神情，坐起誰炊，則待去眠。

（貼上）晚妝銷粉印，春潤費香篝，小姐，薰了被窩睡罷。

(尾聲)(旦)困春心遊賞，倦也不索香薰繡被窩(天呵)有心情那夢兒，
還去不遠。

春望逍遙出畫堂，閒梅遮柳不勝芳；可知劉阮逢人處，回首東風一斷
腸！

11 孟冬寒氣至篇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
三五明月滿，四五詹兔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
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此篇前「孟冬寒氣至——四五詹兔缺」六句，愁緒異常紛紜，真是剪
不斷，理還亂的離人心懷。忽接兩句「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又從

無聊賴之中，強自慰藉，所謂「望梅止渴；遠望當歸」，就是這種情景。此後如許珍重，末復以「懼君不識察」結之，若終不敢信以爲然者，真是無聊極處矣！

篇中之「置書懷袖中」，親之也。「三歲字不滅」，永之也。然區區之誠，君豈能察識哉？用意措詞，誠微而婉矣！

12 客從遠方來篇

客從遠方來，遣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尙爾。

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此篇與前篇，完全是兩樣情景：一則是悲；一則是喜。此篇「客從遠方來，遣我一端綺」，開首就是好音矣。接着有「故人心尙爾」五字，更

是妙極！個中有一種無端驚喜，出於望外之意。此後珍重到底，無非是一類欣幸慰藉的話頭，與前篇「孟冬寒氣至」的情景，兩兩相較，或悲或喜，顛之倒之，歸終，總不離乎這一個情字。

13 迴車駕言邁篇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
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
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

14 驅車上東門篇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
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路。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
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

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

不如飲美酒，被服絜與素。

這兩首詩，前則感覺壽命之不常，而欲以榮名爲寶；後則感嘆人生之如寄，而欲以飲酒自娛，倏而憂生，倏而達生，雖是同一感慨，然讀至後篇末句——不如飲美酒，此語又酸又悲！說來人在世上，本「不須更把澆愁酒，行盡天涯慣斷魂」；但人到窮愁無聊，亦只有把胸中塊壘，付之於濁酒談笑中！又何暇計着天地間，尙別有所事事耶？以我看——凡是古來之言達生者，都是他們沒奈何的無聊語。廻車駕言邁之「榮名以爲寶」句，不得已而託之身後之名，與驅車上東門之託之遊仙飲酒者，又何異焉。

我常說做詩，只要能將眼前尋常的景緻，說得明白，未始不是驚句。蓋人所易道，即是人所不能道。比如飛星過水，人人曾見，但多是錯過，

不能形容；虧得少陵一句——飛星過水白，隨便收拾點綴一番，竟成奇語，妙手得來，并不費力。他如「池塘生春草」，「雨中山果落」，「僧敲月下門」，都是把眼前的現成景寫出，就是好的。「驅車上東門」那一篇，其好處，就是在能寫眼前所感得的情景。寫得不急不徐，悠然不甚着力。孫月峯云：「一直說去，更無曲折，然卻能感動人，」這幾句話，倒批評得中肯。

迴車駕言邁篇，亦以真率見勝，調甚悽惻。「東風搖百草」的搖字，稍露崢嶸，便是句法。「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兩句，確是獨至語。曾爲王孝伯所贊賞，亦無怪其然。故事載在世說新語：直把牠錄下——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問古詩中何句爲最？睹思未得，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爲佳。

15 去者日以疎篇

去者日以疎，生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邱與墳。

古墓犂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

16 庭中有奇樹篇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

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17 涉江采芙蓉篇

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

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18 明月何皎皎篇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

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

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

前三篇，讀後雖覺平正無奇；然總覺澹雋有味，無跡可尋，毫不失十九首的風致。庭中有奇樹之「此物何足貴」句，文選作何足貢，注獻也，亦較有味。

唐代儲王孟劉柳韋之五言古詩，澹雋處，皆從古詩十九首中得來。然其所以不及十九首者，就是有澹有雋，而不能自然渾化，尙嫌有點點黑痕。古今選古詩十九首者對於這幾首詩，所以不敢有所刪就，亦即爲此。最奇是後來的擬古詩者，擬到這幾首，倒難措手落墨，不知何故而然？後一篇「明月何皎皎，亦淡率平和，別有神思，自有牠的妙處。

師友詩傳錄并極讚賞古詩換韻之妙，有云：

「行行重行行，冉冉孤生竹。生年不滿百，皆換韻，一韻氣雖矯健，換韻意方委曲，有轉句卽換者，有承句方換者，水到渠成，無定也，」此能說出一韻與換韻的氣意所在，亦算難得矣。

① 古詩十九首

D 古詩十九首與各家之擬作

模範與創作，本有連帶的關係。從事模擬，而不抹煞自己的想像和情
感，未始不可產出一種新的有價值的文學來。若排斥自己的個性，違背現
實的環境，專忠守古人的模型，一切都聽牠所支配，所限制，結果——於己
於人，絕無半點表現。這種依樣畫葫蘆的東西，在文學史上，又何苦多此
一重墨痕呢？若一出手，必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古今來，又曾有幾箇？
但世人多不以模擬為手段，而專以模擬為目的。有如蜀人趙昌之畫花卉，
必色色欲求其似，終之反不如徐熙之不求甚似的好。劉開與阮芸台書云：

「夫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効之過甚，拘於繩尺，而不得其天然。」
這幾句話真說得不錯。吾輩或爲詩，或爲文，若死守前人的格律腔調，而不出用自己的心裁，所得未有不陳腐，不斲傷天然的。

模擬在我國早成風尚，個個以法古爲高，遠俗爲工。文心雕龍有云：「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斲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綵定，難可翻移；故宜摹體以定習，固性以練才，文之司南，同此道也。」是此風於吾國六朝時，已爲時人所崇尚矣。

在詩的方面，開此模擬之風者，要算西晉陸機是先鋒。機有擬古詩十四首，無一首不是擬古詩十九首中的。

孫月峯云：「擬古自士衡始，句倣字倣，如臨帖然，又戒大似，所以用心最苦。」

擬詩貴得古人神思所在，若如士衡之句做字做，如臨帖然，則所得亦徒有其貌而無其心，這亦何苦乃爾！

士衡本是一個國破家亡的名將後裔，稱情而言，應多哀怨；乃讀其詩，詞旨非常敷淺，只見堆垛，只工塗澤，這都是他嗜愛模擬所得的惡果。以士衡之才，一提筆作詩，其意曷嘗不思有所逞；但胸少慧珠，而筆又不足以舉之，反鬧出排偶一派，把西京以來，所遺下的空靈矯健之氣，一掃而空，不復少存。降自齊梁之間，一般詩人，專工隊仗，邊幅復狹，令閱者白日欲臥，士衡模擬本不討好，又弄成這種濫觴之咎，說來：真可痛惜！

我們今日讀他所擬古詩十四首（十二首載於文選，外兩首載在他的本集）他將古人的機軸語意，自起至訖，句句蹈襲，簡直把古人的神思，糟

踟殆盡，真是令人嘔心！且看他所擬的如何！

1 擬行重行行篇

悠悠行邁遠，戚戚憂思深。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
音徽日夜離，緬邈若飛沉。王鮪懷河岫，晨風思北林。
遊子眇天末，還期不可尋。驚颿褰反信，歸雲難寄音。
佇立想萬里。沈憂萃我心。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
去去遺情累，安處撫清琴。

篇中「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即原詩「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的語意。讀來不特語句非常板滯，不如古人那樣的輕宕；且合這十字兩句，總起來，只勾消用一個「緩」字，便可包括無遺。下語繁簡迥異至此，亦可見士衡於文學經濟的手段，不甚用功了。結云：「去去遺情累，安處

撫清琴」，即原詩「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之意。原篇從「棄捐」二字說來，原是不可奈何，不得已強自解勉，蓋情至之語，非有所遺情；若士衡所云「去去遺情累」，那淺薄直率極了！

2 擬今日良宴會篇

閒夜命歡友，置酒迎風館。齊僮梁甫吟，秦娥張女彈。

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四坐咸同志，羽觴不可算。

高談一何綺？蔚若朝霞爛。人生無幾何，爲樂常苦晏！

譬彼伺晨鳥，揚聲當及旦。曷爲恒憂苦，守此貧與賤？！

篇中「高談一何綺？蔚若朝霞爛」，即原詩「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的語意。綺霞蔚爛，都是士衡詩自己的好評語。「人生無幾何，——

守此貧與賤」六句，即原詩「人生寄一世——輒軻長苦辛」六句之意。原

詩高足要路，語含譏諷，從歡娛後，忽爾作一番感慨，似真似諧，無非有所憤懣；士衡特以爲樂常苦晏，只申上文一段歡娛之情罷了，何其淺薄之甚呢！

3 擬迢迢牽牛星篇

昭昭清漢暉，粲粲光天步。牽牛西北廻，織女東南顧。
華容一何冶，揮手如振素。恐彼河無梁，悲此年歲暮。
跂彼無良緣，睨焉不得度。引領望大川，雙涕如霑露！

此篇結云：「引領望大川，雙涕如霑露！」卽原詩「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的語意。兩兩比較，我真奇怪士衡做出這兩句：試問——盈盈何須引領？一水豈必大川？脈脈本不待流涕；不語又何嘗霑露？原詩兩句蘊含極矣，譜盡如許相思！古今情人，千言萬語，却從此勾出。今被士衡一

聲道破，便覺索然無味，惜哉！

4 擬青陵上柏篇

冉冉高陵蘋，習習隨風翰。人生當幾時，譬彼濁水瀾。

戚戚多滯念，置酒宴所歡。方駕振飛轡，遠遊入長安。

名都一何綺，城闕鬱盤桓。飛閣纓虹帶，曾台冒雲冠。

高門羅北關，甲第椒與蘭。俠客控絕景，都人驂玉軒。

遨遊放情願，慷慨爲誰歎！

篇中「人生當幾時——城闕鬱盤桓」八句，即原詩「人生天地間——

冠帶自相索」八句的語意。古人倏而感慨，倏而娛樂，倏而遊戲，倏又感慨矣。原詩中「遊戲」兩字，是從上句「忽如遠行客」出來，寄意空曠，有「君輩皆入我夢中」之意。到「冠帶自相索」一語，頓令豪華氣盡，淡

淡寫來，自然妙極淨極！士衡自置酒以下三句句作繁麗語，讀之毫無一絲回味，如飲蔗漿，只供一嚙完了。

5 擬西北有高樓篇

高樓一何峻？岌岌峻而安。綺窗出塵冥，飛陛躡雲端。

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閑。芳氣隨風結，哀響馥若蘭。

玉容誰得顧，傾城在一彈。佇立望日昃，躑躅再三歎。

不怨佇立久，但願歌者歎。思駕歸鴻羽，比翬雙飛翹。

篇中「玉容誰得顧——但願歌者歎」六句，即原詩「清商隨風發——

但傷知音稀」六句的語意。士衡從「傾城」上說向歡去，原詩從「徘徊」上說向哀去，歡樂兩意，便有深淺之分。中曲徘徊，則繞梁遏雲，不足以踰矣；豈傾城可言乎？徘徊未已，又繼以三嘆；餘哀之上，又綴以慷慨；

哀固不在嘆，亦不在彈，非絲也，亦非肉也，原來別有一種神往，即莊子所說：「聽其自己者，咸其自取」也。妙伎如此，彼竝立踟躕者，皆隨人看場耳。「但傷知音稀」一語，感深慨遠；但有言說，總非知音，其視歌者之歡，不過聲色豪華，奚啻雅俗懸絕已哉？

6 擬東城高且長篇

西北何其峻！層曲鬱崔嵬。零落彌天墜，蕙葉憑林衰。
寒暑相因襲，時逝忽如頽。三閭結飛轡，大壘嗟落暉。
曷爲牽世務，中心若有違。京洛多妖麗，玉顏侔瓊蕤。
閒夜撫鳴琴，惠音清且悲。長歌赴促節，哀響逐高徽。
一唱萬夫歎，再唱梁塵飛。思爲河曲鳥，雙遊豐水湄。

篇中「曷爲牽世務——雙遊豐水湄」十二句，即原詩「蕩滌放情志——

銜泥巢君屋」十二句的語意。但士衡一直說來，卻無一點生動氣。原詩將「燕趙佳人」一段，憑空想像，無限送癡；而披衣當戶，馳情整巾，沈吟悲響之餘，躑躅於理曲之後，則不獨聞其聲，且如見其人矣。試把此篇之長歌哀響等語：細細思量比勘，大覺敷衍湊泊，與古人相去，其程度之深淺爲何如也？

以上六首，隨便把牠比較分析一番，已覺模模得不像樣了。其餘八首如——

7 擬涉江采芙蓉篇

上山採瓊藥，穹谷饒芳蘭。采采不盈掬，悠悠懷所歡。
故鄉一何曠？山川阻且難。沈思鍾萬里，躑躅獨吟歎。

8 擬青青河畔草篇

靡靡江離草，熠熠生河側。皎皎彼姝女，阿那當軒織。
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顏色。良人遊不歸，偏棲獨隻翼。
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

9 擬明月何皎皎篇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手。
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踟躕感節物，我行永已久。
游宦會無成，離思難常守！

10 擬蘭若生春陽篇

嘉樹生春陽，凝霜封其條。執心守時信，歲寒終不彫。
美人何其曠？灼灼在雲霄。隆想彌年月，長嘯入飛颺。
引領望天末，譬彼向陽翹。

11 擬庭中有奇樹篇

歡友蘭時往，茗茗匿音徽。虞淵引絕景，四節逝若飛。
芳艸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躑躅遵林渚，惠風入我懷。
感物戀所歡，采此欲遺誰！？

12 擬明月皎夜光篇

歲暮涼風發，昊天肅明明。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
朗月照閑房，蟋蟀吟戶庭。翻翻歸雁集，嘒嘒寒蟬鳴。
疇昔同宴友，翰飛戾高冥。服美改聲聽，居愉遺舊情。
織女無機杼，大梁不架櫓。

13 擬駕言出北闕篇

駕言出北闕，躑躅遵山陵。長松何鬱鬱？丘墓互相承。

念昔殂沒子，悠悠不可勝。安寢重冥廬，天壤莫能興。
人生何期促？忽如朝露凝。辛苦百年間，戚戚如履冰！
仁智亦何補？遷化有明徵。求仙鮮克仙，大虛安可凌？
良會罄美服，對酒宴同聲。

14 擬遨遊出西城篇（即迴車駕言邁之擬作）

遨遊出西城，按轡循都邑。逝物隨節改，時風肅且熠。
遷化有常然，盛衰自相襲。靡靡年時改，冉冉老已及。
行矣勉良圖，使爾脩名立。

以上八首，都是刻畫古人，沾沾求似，所謂桓温之似劉琨，
其無所不似，乃其無所不恨者。此後效擬的亦多，如宋代劉休元所擬：

擬行行重行行篇

眇眇陵上道，遙遙行遠之。迴車背京里，揮手於此辭。
堂上流塵生，庭中綠草滋。寒螿翔水曲，秋兔依山基。
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日夕涼風起，對酒長相思。
悲發江南調，憂委子衿詩。臥覺明燈晦，坐見輕紈縑！
淚容不可飾，幽鏡難復治。願垂薄暮景，照妾桑榆時！

擬明月何皎皎篇

落宿半遙城，浮雲藹層闕。玉宇來清風，羅帳延秋月。
結思想伊人，沈憂懷明發。誰謂行客遊，屢見流芳歇？
河廢川無梁，山高路難越。

擬孟冬寒氣至篇

白露秋風始，秋風明月初。明月照高樓，白露皎元除。

迨及涼風起，行見寒林疎。客從遠方至，贈我千里書。
先叙懷舊愛，末陳久離居。一章意不盡，三復情有餘。
願遂平生眷，無使甘言虛！

擬青青河畔艸篇

淒淒含露臺 肅肅迎風館。思女御櫺軒，哀心徹雲漢。
端撫悲絃泣，獨對明鏡歎！良人久徭役，耿介終昏旦。
楚楚秋水歌，依依採菱彈。

這幾首，倒比士衡隔帖式的擬作，活脫得多了。孫月峯說他看出於藍，這話却非虛譽。謝惠連的——

代古（所擬即古詩之客從遠方來篇）

客從遠方來？贈我鵠文綾。貯以相思篋，緘以同心繩。

裁爲親身服，著以俱寢興。別來經年歲，歡心不可凌。
瀉酒置井中，誰能辨斗升？合如栝中水，誰能判淄澠？

此詩意境語調，雖仍是原詩那樣的老套兒，然還不大失古詩的風味，

也覺沖淡一些。何偃所擬：

擬冉冉孤生竹篇

流萍依清源，孤鳥親宿止。蔭幹相經榮，風波能終始。

草生有日月，婚年行及紀。思欲待衣裳，關山分萬里。

徒作春夏期，空望良人軌。芳色宿昔事，誰見過時美？

涼鳥臨秋竟，歡願亦云已。豈意倚君恩，坐守零落耳！

此詩，士衡未有擬作，我亦不能拿他倆——衡何偃——作一個比較的批

評，但與原詩並論，覺得大有遜色。原詩非常宛轉，非常溫厚，不動半點

聲色；這篇辭氣直率，還露有怨恨語，將原詩結句「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與這篇所結那「豈意倚君恩，坐守零落耳」的兩句一比較，便了然矣。怨極！恨極！并且憤極！古詩之妙，就是在能含蓄，纔有深味；若如此兩句，不特有失溫厚，並且形成這個婦人粗悍得不像樣子！鮑照所擬：

擬青青陵上柏篇

涓涓亂江泉，絲絲橫海煙。浮生旅昭世，空事歎華年！

書翰幸閑暇，我酌子縈絃。飛鑣出荆路，鶩服入秦川。

渭濱富皇居，麟館匝河山。興童唱秉椒，權女歌采蓮。

孚愉鸞閣上，窈窕鳳楹前。娛生信非謬，安用求多賢？

此詩辭腴聲勁，聲響驚人，但渺無澹雋味，有失古詩的風致；較之士

衡所擬那一首，總還要勝一籌吧。齊鮑令輝所擬：

擬青青河畔草篇

裊裊臨窗竹，藹藹垂門桐。灼灼青軒女，冷冷高臺中。
明志逸秋霜，玉顏豔春紅。人生誰不別？恨君早從戎！

鳴弦慙夜月，紺黛羞春風。

擬客從遠方來篇

客從遠方來，贈我漆鳴琴。木有相思文，弦有別離音。
終身執此調，歲寒不改心。願作陽春曲，宮商長相尋。

這位女作家的擬古詩，前人已有好評語，詩品云：「齊鮑令暉歌詩往

往絕清巧，擬古尤勝」，有這兩句，亦不用我再來饒舌了。迄於梁，有江

文通之「行行重行行的擬作，即文選上所載之古離別，辭曰：

遠與君別者，乃至雁門關，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

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圓。不惜蕙草晚，所悲道里寒！

君在天一涯，妾身常別離。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

兔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

此詩調最古，語最淡，色最濃，味最厚，諷誦數十過，乃更覺意趣不
了，誠有得于古詩十九首之神。末後兩句「兔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
尤得古詩宛轉之妙。遠與君別者至不異瓊樹枝的十二句，亦頗含蓄，不露
些兒怨意和怒色，讀來使人感動，妙有絃外之音。此詩據我的眼光看來，
在各家雜擬中，總算是最上乘的作品。沈休文所擬：

擬青青河畔草篇

漠漠牀上塵，中心憶故人；故人不可憶，中夜長歎息；
歎息想容儀，不言長別離；別離稍已久，空牀寄杯酒！

此詩亦算宛轉，但欠含蓄。休文所做的詩，多工整采厲；獨此詩格別活脫，已開永明以後的風氣。他如別范安成等詩，亦還清便婉轉，讀之令人意爽。

自後擬古詩十九首的作家，亦復不少，却失却原作的真精神；不特擬不出起色；并且連自己的創作天才，亦爲此斲傷殆盡了！因之我們知道：與其摹擬而糟蹋自己的個性和環境，還不能產出一種真的作品來；倒不如自己索性去創作，能把自己活動的思想情感等等，很舒展而活潑地描寫一切，還可免「落日西風，見晒藝林；比之優孟，襲貌遺神」的譏諷呢！

校點：

浮生六記

著者 沈三白

現已出版 實價二角半

曼殊小說四種

著者 蘇曼殊

不日出版

光華書局發行